



水向东流

李 滿 天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

水向东流

.....

.....

水 向 东 流

李 滿 天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描寫河北平原上一个農業生產合作社壯大發展的故事，以反对農業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右傾保守主义思想为中心內容。它使我們看到：廣大的農民群众，在党的正确領導下，像滾滾东流的河水，浩浩蕩蕩地朝社会主义奔騰前進中的丰富多采的生活景象。这是一位新作家的作品，曾在“人民文学”雜誌上發表过一部分。它在繼承民族的文学傳統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嘗試；在藝術表現上具有某些新穎的特色。

責任編輯 王笠耘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号534 字數134,000 780×109: 1/32 印張6 $\frac{1}{2}$ 插頁2

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20000册

定價(5) 0.45元

第一章

冬至前后，正是天短夜长时节。宋連山吃过早饭，套起牛車，緊赶慢赶走了十多里路，离縣城还有五里远，太陽已經快正南了。心里一陣焦躁，打声唿哨，揮动起鞭子。老黃牛起先見鞭子在頭頂晃，猛一驚，尾巴骨一鼓往前竄了几步，車子跟着顛簸起來。随后明白那鞭子只管虛晃，并不落到身上，又搭拉腦袋，甩打尾巴，迈起方步來。

宋連山掄晃着鞭子，又吆喝了几声，总不見什么效驗。索性跨上車轅，把鞭杆靠到肩膀头上，抄起手，望着远处，由着黃牛慢步走。

有什么办法呢？老牛破車，你越焦急，它越給你慢磨。坐上这样的車往前赶路，碰上性急人真給急死。瞎冲乱撞当然是要不得的，这样慢挪慢拖也够叫人膩煩。

快到东关，車馬來往顯得多了。宋連山拿住鞭杆，跳下車。迎面正過來一輛双套膠皮轆轤大車。滿滿拉着一車煤塊，駕轅的是一匹大青騾驢，前面一头紫身白蹄驢打梢。赶車的头上緊箍着羊肚手巾，臉面黑里透紫，是个寬肩膀的大漢。

宋連山耐空車，理應讓道，就拉住扯攏，往里手攪。正和膠轆轤轆轤，那紫梢驢不往前拉，却一扭歪轉身，豎起尾巴，昂起頭，滿鼻子噴熱氣，直奔牛身邊撞來。老黃牛猛吃一驚，一甩頭，蹶起身往外攏。宋連山牽拉不及，連牛帶車橫拖進麥苗地，車

尾巴一扫，在紫騮子前胸刮了一下，又往后一坐，碰在膠輪車轆上，一震动，嘩啦啦掉下一大塊煤。捎騮受了驚，举起前蹄，打个立樁。

宋連山差点被帶倒，立定以后，忍着心疼，提高鞭子，对准老牛后胯，啪的一鞭子；忙又轉过身來和大漢打招呼。那大漢扔下車不管，兩步搶到宋連山跟前，口里嘟囔了一句，朝他心窩一拳打來。宋連山冷不防，緊躲慢閃，左胛上挨了一下，趑趄了兩步。剛站穩，大漢又掄起拳頭，宋連山一手架住，說“你想干什么！”大漢正待抽手，只听有个声音叫：“住手！住手！”兩人一回头，从路旁閃过个人來，身穿青洋布棉襖，头戴一頂粗呢軍帽，下身是打了补的旧黃軍褲，面色黑紅不分，連鬚髯密密扎扎，胸部挺出，左胸上銀元大的一塊華北解放紀念章，旁边又挂着兩塊战斗獎章。只見那人左腿微跛，赶近前來，跳到兩人中間，先对大漢說：“有話慢慢講，打人可不是事兒！”又回过头來，眼光剛落到宋連山臉上，猛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起來：“宋連山同志，是你……”

大漢一听“宋連山”三字，立时張口瞪眼，垂下胳膊，怔头怔腦的向宋連山上下打量。

宋連山往那人臉上一瞅，“嗨”了一声，握住他的手說：“这不是馮洪瑞同志！”

馮洪瑞哈哈一笑說：“一点沒錯，我是馮洪瑞，馮洪瑞是我，你还記得我？”

宋連山用双手緊握住馮洪瑞的手，說：“我怎么会不記得你，剛才是一时……”說到这里，又向大漢瞟了一眼。大漢正不錯眼的端詳宋連山黑瘦的臉面，看到他深藍的有神彩的一对眼睛，眼

眶四周圍着細細的皺紋，帽沿下露出几根花白头髮，心里想：原來宋連山是这么个模样！

大漢正在發楞，不防馮洪瑞轉過身來問他：“这位貴姓？为什么动武打人？”

大漢眨着眼，沒回答，却向宋連山一躬身，紅着臉說：“咱可不是故意，實在不認得是你！”

宋連山忙說：“不要緊！你貴姓？”

大漢說：“反正咱是对不住！名字早听熟啦，就差沒遇过面，可莫怪咱有眼不識泰山！”說着，又把身子一躬。惹得馮洪瑞暗里好笑。

宋連山反覺得不好意思，就回過身去調理他的牛車。馮洪瑞拐过一步來要帮忙，被大漢赶上前，用手一推，差点摔倒在壠溝里。大漢又抓住宋連山的胳膊，一把扯到旁边，接着一猫腰，抱住車轅，宋連山拉也拉不住，他力气过大，連牛帶車好像被他搬過來似的，沒費什么气力，就把車倒回到道上。随后拾起掉下的煤塊，放到膠輪車上，又望了宋連山一眼，說声“再見！”赶上車走了。

宋連山看着大漢的背影，笑了笑說：“这小伙子，力气大过牛！不是你，准挨他一頓好揍！”

馮洪瑞也笑着說：“哪是我？是你的名气，你的名气过大，你不見他那么凶，一听说你的名字，馬上像学生見了老师似的。”

宋連山不在意的說：“想不到名字也能唬人！”心里却思摸：人怕出名，樹怕冒尖，千万別使这名字丢了臉！

馮洪瑞指着牛車說：“老伙計，你赶着这么一輛車，难怪那小

伙子要揍你！”

宋連山說：“別人瞧不起使它，我就來使吧，反正拉一趟煤，怎么着也是一天來回。”

馮洪瑞叫了一聲“好”，拍着手說：“我出來打游擊，沒想到一打就打到你啦！真鬧對符啦！”從宋連山手里接過鞭子來，又說：“老伙計，快上去，我來趕車。”

宋連山問：“你也上車站？”

馮洪瑞連聲笑着說：“我不上車站，倒要你上北許莊。專意請，我知道是難請到的，這下趕得巧，路過我們家門，能輕輕放過去！”

宋連山一听着了急，握着馮洪瑞的手說：“我不光到車站煤廠拉煤，還有別的事要辦，一耽誤，怕今天回不去。”

馮洪瑞緊拉着宋連山說：“你的什么事兒也誤不了。全縣農業社的主將，不去幫助幫助我們這些友軍，說得過去嗎？老伙計，你去我們社看看，真有些事兒要向你請教哩！”

宋連山說：“你這一說，叫人怎么回口！好，有什麼就在这兒說說吧，我今天真要趕回去。”

馮洪瑞哪里肯依，一個勁兒的催宋連山上車，不住聲的說：“別推托啦，老伙計！請你去，一沒酒，二沒肉，只為掏弄你點經驗。打這兒往西一拐，過了鐵路，順大道不遠就是我們村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！”宋連山見他這樣堅決，只得說：“好！說不了就到你們社去學習學習。那你坐上去，這可得依我！”兩人推讓了一番，末了，馮洪瑞左腿一拐，跳上車坐下，宋連山也跨上了車轅。

牛車繞城根往西，不遠就過了鐵路，又走上大路。大路上車碾馬踏，成年蓋着一層灰霧霧的塵土。下雨天，稀漿爛泥，太陽一晒，車輪一碾，又變成噙鼻遮眼的塵土。車馬來往，哪怕沒有風，塵土也要飛揚，飛到人身上，飛到車上，飛到兩旁的庄稼上。冬天气候干旱，北風又緊，沙土在路上常打旋，路邊光禿禿的樹枝，被塵土一蒙，越發顯得又灰暗，又蒼老。

兩個人走一路，說了一路。馮洪瑞身子往前一湊，問宋連山：“老伙計，聽說你們社今年增產了三成？”

宋連山說：“不行，不到三成，兩成過點。”

馮洪瑞用手在宋連山肩頭上一拍，說：“這還不行！我們社只增產一成多還不到兩成，就費干了勁兒啦！”

宋連山看着馮洪瑞，點點頭說：“頭一年嘛！……”

馮洪瑞忙接口說：“頭一年就是費勁，好比打仗，一把子新兵，沒有戰鬥經驗，瞎沖瞎摸，憑這沒吃敗仗，就算不容易啦。”

宋連山回過身來，抬手在馮洪瑞肩膀頭上拍一下，不防鞭杆擋手，噹啷一聲響，碰在馮洪瑞左胸脯的紀念章上。他看着紀念章，笑了笑說：“頭一年是費勁，常說萬事起頭難呀。可是頭一年也最關緊，就拿你的新兵打比吧，新兵總得打仗，遲早免不了，開始一仗打勝，這关系可大着哪。”

馮洪瑞拍着手說：“這可說對啦，新兵頭仗打勝了，以後越打越來勁兒，頭一下要吃了敗仗，往后你就沒法兒帶。我在隊伍上六七年，這一點可摸透啦。”

宋連山點著頭說：“是的，人們都大睜眼瞪著，光看咱們農業社增了產增不了產。”

馮洪瑞說：“總讓他們看出個眉眼來。”接着又問：“你們村入社的不少吧？”

宋連山說：“你說不少。我看着還是不多。”

馮洪瑞把宋連山的肩頭一扳，說：“老伙計，你是想瞞着我，打量我不知道？早聽說啦，你們社擴大到一百……一百幾十戶？”

宋連山搖了搖頭，說：“別聽數目，說數目有一百五十多戶，社員三百多，可是這不能光計算數字……”

馮洪瑞“噤”了一聲，打斷宋連山的話：“一個營啊！我的營長！我們又落了後。我們還正動員哩，白天大會，黑間小會，折騰了整五天五宵，剛有了個樣兒。”

宋連山很有興致的問：“你們怎麼動員的？”

馮洪瑞說：“發勁唄，不知你們那里怎麼樣，我們這里人呀，這麼好的事兒，他們就是認識不清。區上下來人幫我們，打通眾人的思想，‘你們走社會主義的路，還是走資本主義的路？願听毛主席的話呀，還是想跟蔣介石去台灣？’這麼一問，就沒人再亂噲噲啦。過兩天開大會報名，看情況准超過二百戶。”

宋連山見馮洪瑞好大興頭，半天沒說話，末了才說了一句：“原來你們也是這樣做法！”

馮洪瑞把腰身一挺，說：“怎麼的？老伙計，別看你們是全縣的旗幟社，這回可不輸給你們啦，區上人說：我們社一擴大，在全省不敢說，全縣可要爭個第一大社，壓過你們二區去。怎麼樣？咱們就競賽一家伙吧！”

宋連山低頭思索，半天才說：“競賽是好的。可是我想，既要

皮好看，还得瓢好吃。”

馮洪瑞哈哈笑着說：“怎么？老伙計，你想先認輸？”

宋連山思量着要開口，一抬頭，見牛車走進道溝，迎面來了一輛騾車，跳下車，搗騰了好一陣，才讓開道。低着頭走了几步，拿鞭杆輕輕敲着牛脊背說：“你从哪点看出我想認輸？就說这老牛吧，这么老的牛了，还拉着車往前走路，可是对面碰上車，你得讓道，大石头攔着路，你得搬去石头，你是要它順順当当的往前走呢，还是摔了牛翻了車呢？”

馮洪瑞不明了連山为什么把話題轉到老牛身上。瞪着眼想了想，才嘆的一笑，說：“老伙計，你我都不是老牛啊！”

宋連山也笑着說：“你說這話可一点也不錯！咱們不是老牛，才更曉得怎么往前走路。”他想把話說得更明確些，馮洪瑞却哼哈了一聲，一蹦跳下車，指着前面說：“瞧，快到啦！”

宋連山抬頭觀望，馮洪瑞一把扯住他的胳膊，拉到一塊小麥地旁邊，撥拉着貼在地皮上的干麥苗說：“這是我們社的小麥，左看右看，總不見強，老伙計，你說是哪兒的過？”

宋連山瞅着麥地問：“澆過冬水沒有？”

馮洪瑞說：“那不会冻坏？”

宋連山說：“冻不坏，苗出全的时候，澆一場冬水，使三齒撈划一遍，那苗就吃了勁兒啦。過年開春，看气候早施追肥，早划，早澆春水。咱們这地方老習慣：頭水晚，二水赶，三水迟；我学了別地方的經驗：頭水早，二水晚，三水赶，倒是多打了粮食。庄稼这行道兒，你是清楚的，全憑人侍奉，人不虧庄稼，庄稼不虧人。七月时縣上开会，縣委叫我介紹窄壟密植，我光顧說窄壟密植，

忘了把这些介紹出來。”

馮洪瑞一把拉住宋連山的手說：“你給我又開了個竅，過年開春，一定照你說的辦！”

宋連山見馮洪瑞這麼熱火，就輕輕笑着說：“可別太早，太早了也會凍壞的。”

馮洪瑞說：“這不用囑咐！”

宋連山走過去要拿鞭子，馮洪瑞向遠處一個大個子招了招手，又走過來，從宋連山手里奪下鞭子說：“不用你忙活啦！”說話時，大個子已經跑步到跟前，馮洪瑞把鞭子往他手里一塞，說：“趕到飼養組去！”又添補一句：“你知道嗎？是宋連山同志的，叫他們多加草料！”

大個子在飼養組場院里卸下車，把牛牽到牲口棚，向飼養員說：“多加草料！”

正碰上一個矮身個的老頭兒，把眼一橫，氣嘟嘟的說：“你對誰說話呀！是哪兒來的牛？”

大個子拍着牛脖子說：“你先別問牛，猜猜是誰的！宋連山來啦！”顧不上再和他嘮叨，就滿世界跑着去傳消息。

馮洪瑞把宋連山拉到他家里，一連聲催他老婆快擀面條。不大會兒，吃完了面，馮洪瑞請宋連山去看他們的油坊。

一掀起油坊門口的麻布門帘，就沖出一股蒸熱的水氣，水氣里夾雜着難聞的熱油味，直嗆鼻子。

宋連山的眼睫毛被蒸氣霧濕了，他使勁眨着眼睛，搜尋屋里的人。好一會，才看清打油的四個人，像經過挑選似的，一色二十五六的年輕小伙子，穿着單褲褂，袖子挽到胳膊肘上，黑褲

子，紫花褂子，全被油污得灰烏烏的。

馮洪瑞往宋連山前边一站，用他常挂在口头的軍事術語和說話時把手一揮的姿勢向大家介紹：“弟兄們！你們不認識吧，這位就是我常提念的，咱們全縣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突击手宋連山同志！”

其实大个子早給他們报了信。四个人停下手里的活計，挤着挂紅絲的眼睛，看着宋連山微笑。其中一人說：“多指導俺們点！”說完，各人又扎下头忙活他們的。

宋連山眯起眼，仔細瞅着那四个人，从他們紅得要繃出血的面孔，到茁壯的染滿油污的胳膊，好像迸發着一股什么力量，宋連山不由点了点头，暗地叫了声“好！”

从油坊出來，走不多几步，見一个大場院里高高的堆起一大堆葦子，宋連山指着問：“这准定是你們社的！”

馮洪瑞点点头，笑着指指前边一个院子說：“战斗还在这里头哩。”

到院子里一看，好烘火！七八个妇女，挤在一边劈枚子，靠里点，又有十几个妇女，手像穿梭一样的織席子。

宋連山在妇女群中繞了个圈子，回來輕輕点头笑着说：“这倒真是妇女們的好营生！”

馮洪瑞乐的合不攏咀，从褲子兜里抽出手，指指点点的說：“是的，这是女將們的工作，一个女將一天能給社里生產一塊錢^①还多。男將們不服气，可是这仗火男將頂不了，織是会織，

① 幣制改革以前，一元是一万，为了免得讀者來回計算麻煩，改为新幣数字。全書里有錢数的地方都这样改过来了。

哪赶上她們快，你看她們心灵手巧，簡直像機器！”

婦女們也早听了大个子报信，这会兒又見兩個社長誇獎她們，都怪滿意的抿住咀笑，手下動作得更麻利起來。

宋連山默默的想着什麼，走出了院子，就要回去。馮洪瑞哪里肯放，生拉硬拽的又請回家來。

剛在炕上坐定，馮洪瑞家的一手端碟燻肉，一手提把酒壺，往小炕桌上一放，又去地下煤火爐子上炒菜。宋連山嗨了一聲說：“馮洪瑞同志！你这是怎么回事兒？臨來時你怎么說的！”

馮洪瑞斟起酒，送到宋連山跟前，說：“沒什麼，你是請不到的貴客，喝兩杯，還要請你給我們提意見哩！”

酒過三杯，馮洪瑞又說：“老伙計，你看也看啦，听也听啦，不客氣的提些意見吧！”

宋連山說：“你們社副業搞得呱呱叫，比我們強多啦。我來這一回确实學了不少東西。”

馮洪瑞見宋連山這樣謙虛，反覺不好意思，就說：“不行啊，老伙計！你沒見也听我說啦，我們的農業太差勁。我當了六七年兵，庄稼活兒全擱生啦。社員們見副業眼下賺錢，對農業就不上心，一下總難扭過這股勁兒來。”

宋連山想了想，正要開口，忽听房門口有个女人聲音說：“社長在家嗎？”

馮洪瑞要跳下炕去，已經進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，怀里抱着一歲多的孩子，手里拉着個六七歲的小閨女。一見馮洪瑞，就滿臉挂笑的說：“社長，才吃飯嗎？我是來央求個事。俺家等一年，明年再入社行不行？”

馮洪瑞因為喝了几杯酒，臉孔紫脹，沉着臉問：“那是為什麼？”

那女人說：“難心事兒太多呀！孩子一大群，毛驢小的頂不了事，還拉着人的飢荒，他爹又……”

馮洪瑞把手一擺，打斷她的話說：“入社正是為解決你們的困難嘛。”

那女人說：“困難怎麼就能解決？該人的几十元，入了社，使什麼打飢荒呀！”

宋連山不好插言，別轉頭去瞅牆上的畫兒。只听馮洪瑞說：“你這事明兒再說，你不看我这兒有客人？”

那女人向炕里一望，才看到炕桌背后坐着的宋連山，只得把要說的話嚥下肚去，眼里滾着淚珠，拉着小閨女往外走。到門口，又回過頭來說：“我的事，社長你結記着點！”

馮洪瑞看着那女人走出去，向宋連山瞅了一眼，臉上很抹不開的說：“娘兒們的思想認識，真是！……老伙計，你莫見笑！”

宋連山停了半天才說：“還顧不上笑你！種下葛針，就是扎手，我扎手的事兒多哩。俗話說：強按牛頭不喝水，不喝水還是小事，弄急了說不定會用角抵你。”

馮洪瑞被那女人一鬧，心裡就不自在，不料又引起宋連山這一番話來，他就滿上酒，端起酒盅說：“喝吧，老伙計，還是說說對我們社的意見吧！”

宋連山呷了一口酒，說：“一定要說，我就說一點。副業呢，是要搞的。第一層，剩餘勞動力不能閑着；第二層，副業支持農業。尤其這冬季，農業上沒什麼活兒，一冬天從副業上能鬧出來

年的細肥什么的，这就解决了很大的問題。你們社副業，不是我高抬，的确是不賴。就是農業上得加把勁兒，咱們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嘛，用你的話來說，副業好比工兵，可是解決戰鬥，还得炮兵和步兵，不能讓副業變成主攻力量。”

馮洪瑞把筷子在炕桌上敲得亂響，哈哈大笑說：“妙啊，老伙計，想不到談到部隊上的一套來，你比我更在行！”

晚上，兩個社長睡在一個炕上，說話說到半夜。馮洪瑞有時很興奮，有時又為人們思想趕不上生氣。談到熱火的地方，又擺列起他當年在部隊上打仗的事兒來。

宋連山乘勢問他：“你說打仗是為了什麼？”

馮洪瑞說：“說起革命戰爭的目的來，這我可清楚得很，消滅敵人，奪取政權。”

宋連山又問他：“辦農業社又為了什麼？”

馮洪瑞說：“這还用問，為了社會主義嘛。你難道懷疑我有什么私人打算？”

宋連山急忙說：“我一點也沒有這樣懷疑你。……可是比如說打仗吧，第一要緊的是讓戰士們明白為什麼要打仗，第二要了解敵人的情況，如果這兩樣都做不到，空妄想打勝仗，你說哪能辦得到？”

馮洪瑞說：“打仗這一套我是懂得的，說說你的辦社經驗吧！”

宋連山說：“辦社的道理也一樣。路上你問我，我說不能光計算數字，這意思我要說明白，工作做到家了，全村入社也不為多，一陣風似的亂轟，強迫命令，哪怕有一戶不是自願的強逼進

來，那在我也是个挂心鈎。……”停了一停，又說：“說句知心話，我的好同志，吃飯時候來找你的那位大嫂子，我眼里看耳里听，錯不了是个貧農，这样的人为貴呀，給她开導开導，算算細賬，她会打心眼兒里拥护毛主席指的这条道兒。光是大会压，小会挤，强按牛头喝水，你想会弄个什么結果？老弟，我这話說來不受听，可都是肺腑之言呀！”

这一番話，使馮洪瑞清亮了许多，特别是宋連山态度誠懇，語气委婉，更使他感动。可是一想到擴大社的任务，觉得那么着，怕一下不能擴大，不由又冒出一身冷汗，心头七上八下的，就試探着問宋連山：“你們社既是那么擴大了，你打算怎么的？帶起隊來冲鋒呢，还是退下火綫？”

宋連山說：“我是黨員，怎么能退下火綫，只要挑在肩上，就一往直前的挑着走。”

馮洪瑞一听，暗里称贊他，真不愧是全縣的旗帜社長！可是想到自己这个社，要發展还有那么多困难，心里一煩躁，又不自觉感慨起來：“这哪如在部隊上痛快！不是腿上負伤，成了殘廢，說什么我也不回村。現在一到天陰泛潮，腿肚子就疼。”

宋連山見馮洪瑞有点伤感，就打趣說：“打仗伤了你的腿，办社可伤着你哪点兒啦？”

馮洪瑞說：“办了一年社，从我身上捋下去几斤肉，真伤腦筋啊！”

宋連山乘勢說：“你当个連長，帶上一連人冲鋒，这全連战士的生命就在你的手心里；你当一百戶的社長，帶上一百戶的人走社会主义的路，这一百戶的米缸就你肩膀上扛着，伤点腦筋